



正之金屬？英雄之屬？

文：小亮實實

排：MERUS

現時的香港雖非處於大時代之中，思潮並無五四般迭起，但香港確是處於動盪混亂之中。眼見鐵房子裏的人時而昏睡，時而睜眼，筆者再看黃國彬先生的《說誓》因而有所感概，故發牢騷，寫下此文。

輕諾應寡信，壯語滅天地！

老子曰：「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」

老子認為輕易許下的諾言，必定少信用；認為萬事容易達成，當中必定困難重重。但香港的情況是恰恰相反，只要有人敢指天誓日、敢發壯語，人們則聽其言而信其言，不，正確點說，人聽其言而不理。在選舉時，哪一位政客候選人不是善發壯語、信誓旦旦呢？

「定必為市民爭取最低工資！」「反對政府漠視民意！」「我會拿一張凳、一本簿、一支筆記下你們的需求。」

他們大義凜然地許下諾言，人們毫無保留地付上欽敬；儘管他們兌現不了承諾，付出了欽敬的人們早已忘了當初的諾言，對他們的違反諾言毫不理會。英雄壯士會發誓，歹徒騙子也會發誓；孫中山會發誓，袁世凱也會發誓；馬丁路德金會發誓，梁振英也會發一誓。我高層亦善於發誓，圍堵校董會當天，校方曾承諾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檢討特首校監必然制，汝等仍等待兌現之時，誰又知此乃權宜之計與否？

在這難辨龍蛇、爾虞我詐的世代裏，其誓言縱重如泰山、足以撼天地，但我們只何聽其言而觀其行，待誓言兌現後再振臂拍手亦未晚，這樣才能避免錯付真心。

此乃匹夫之金屬特質之一，易鳴亦易錯鳴。

吾輩非荊軻，何歌易水歌？

可能活在輕諾重誓的時代中，人們也學會亂歌易水歌的陋習，但又不自覺已非荊軻般的英雄游俠。

在刺殺秦王之前，荊軻臨別太子丹前歌〈易水歌〉，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，此歌顯其悲壯及其決心之堅，最後荊軻雖刺秦王未果，但亦以死、守下諾言。荊軻、尾生等英雄游俠的金屬形態不易改變，耐熱耐冷，確如太史公所曰：「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。」

今之眾人好發誓，但更善於發而不守，既無決心又何浪費光陰、許下諾言呢？因為凡人如你我只是匹夫之金屬，易熱亦易冷；趁著外鑠之熱附身，人們逞匹夫之勇、發

牛鳴般響亮的吶喊；當外鑠之熱消散，人們即還原基本步、將吶喊壓縮成蛙叫。例子多如恒河沙數，雨傘運動過後，筆者身邊的朋友彷彿霎時被啟蒙，個個嚷著要為香港的民主、自由出一分力，但不久有不少人就打回原形、重返聲色世界之中，不理政事亦不願投票。不少人論港獨，香港有獨特的文化，猶如獨立的民族般，但依目前港人匹夫金屬之特質，毫無民族性又何以成國、何以獨立呢？

黃國彬先生曰：「非荊軻的金屬打造，而要說荊軻的語言，是和自己過不去。」

此乃匹夫之金屬特質之一，易熱亦易冷。

結語：匹夫能成英雄

下筆之際，適逢《十年》榮獲今年金像獎最佳電影，筆者因而憶起數月前在嶺南看《十年》的那一夜。當晚有不少嶺南同學在看〈自焚者〉時感動落淚，離場時不難聽到同學們議論紛紛，摩拳擦掌、咬口切齒地訴說他們心目中香港未來的十年。觀全港之反應，當時筆者認為一石激起千重浪，一套電影《十年》竟能喚醒在鐵屋昏睡多時的人們，原本心如槁木的筆者因而相信香港確是「為時未晚」。

現時，筆者不敢妄下斷言，不敢論嶺南同學為匹夫之金屬，願吾輩切勿妄自菲薄。倘若當日汝等曾因為《十年》而感到震撼、因而泛起漣漪，請記住當日步出影院門口那刻心房悸動的感覺，因為汝等也是正在上映香港未來十年的主角，綿力亦可扭轉乾坤。

荊軻之金屬實非罕有，只要凡人有其決心之堅就能化為荊軻之金屬，便能歌〈易水歌〉，匹夫凡人亦能成游俠好漢。

但願吾輩和香港能抵擋玄冥邪氣，免受夜氣沾染，保佑香港未來的十個十年。//